



**雪隆福建会馆研究（1885-2010）**

**THE STUDY OF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HOKKIEN ASSOCIATION (1885-2010)**

陈佩妮

**TAN PENNY**

**21ALB0451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4**



**雪隆福建会馆研究（1885-2010）**

**THE STUDY OF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HOKKIEN ASSOCIATION (1885-2010)**

陈佩妮

**TAN PENNY**

**21ALB0451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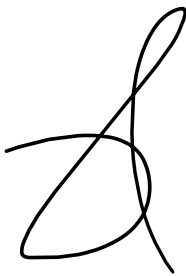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4**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研究背景与动机.....	2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7
第四节 章节结构安排.....	8
第二章 会馆历史史略.....	9
第一节 会馆名称的转变.....	9
第二节 雪隆福建会馆重建历史.....	11
第三章 国家认同的转变.....	15
第一节 关注中国政局与拥护中央政府.....	15
第二节 筹赈救助中国人民.....	17
第三节 认同转变：关注本土政治与社会.....	19
第四章 育人育才——雪隆福建会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	26
第一节 兴办私塾与学校.....	26
i. 私塾.....	26
ii. 雪兰莪中华学校.....	27
iv. 国民学校.....	32
第二节 会员子女奖励金、助学金及大学贷学金.....	34
第三节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与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	36
i.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	36
ii. 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	38
第五章 总结.....	40
引用书目.....	43
附录.....	46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陈佩妮 TAN PENNY

学号：21ALB04514

日期：2024年9月2日

论文题目：雪隆福建会馆研究（1885-2010）

学生姓名：陈佩妮

指导老师：陈爱梅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社团主要分为地缘、血缘和业缘性等类型。福建社团更是以省、区域、县市为名，甚至还有全国性质的总会。会馆往往能聚集同一个方言群的华人移民，彼此之间互帮互助。本文就以马来西亚吉隆坡地缘性组织，雪隆福建会馆作为研究个案。首先使用会馆的史料、《益群报》、《新益群报》及国家档案局所收藏的相关资料来看雪隆福建会馆名称的转变。其中发现会馆的名称更换了四次，即从“福建公司”到“福建会馆”，再到“雪兰莪福建会馆”，最后则是“雪隆福建会馆”。同时，本文也以上文献厘清其重建的历程，得知雪隆福建会馆在 1920 年代以及 1960 年代曾重建会所。接着，也以雪隆福建会馆所保存的史料梳理华团在国家认同上从中国认同转变成本土认同。最后，则是以探究福建人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研究中发现会馆兴办私塾与学校，设立奖助学金予会员子女并积极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地缘性、雪隆福建会馆、国家认同、教育

## 致谢

时光飞逝，很快来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毕业论文的完成意味着即将离开校园。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在我迷茫的时候给予我方向与指点，让我的论文得以完成。同时，还要感谢她每次给我在办公室蹭冷气，修改论文。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在我感到沮丧或是崩溃的时候安慰与鼓励我，让我坚持完成论文。当然也忘不了我们无数各星期都在熬夜写作业的时光。接着，还要感谢一位学姐给予我指点，告诉我在国家档案局需要注意的事项，也给我一些小小的建议。最后，我衷心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无法顺利一直念书到大学第三年。

# 第一章 绪论

自 19 世纪以来，众多华人下南洋，往外迁移。许多的因素使得他们离开家乡，其中最大的推动力就是经济因素，国家政局动荡促使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因此，他们离乡背井，谋求生计以改善中国国内家人的经济情况。依据地理情况来看，福建及广东沿海一带相近南中国海，由南中国海顺着东北季风南下，近可抵达越南与菲律宾群岛，远则可直航到暹罗、马来西亚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群岛。<sup>1</sup>可见，先辈们多数都是沿着航线来到马来亚定居。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增长，马来西亚逐渐形成华人社群，便有了组织乡团会馆的必要性，因为彼此之间能透过这样的体系互相照应。<sup>2</sup>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以各自的方言群聚集在一起，加入社团，互帮互助。

本文所研究的目标为雪隆福建会馆，一个地缘性的组织。首先，本文将会探讨会馆的名称的转换与重建的历史，并将研究的年份介于会馆 1885 至 2010 年。接着再透过会馆的资料探究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最后则是探讨雪隆福建会馆是如何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贡献。

---

<sup>1</sup>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 20。

<sup>2</sup>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总会出版，1998），页 342。

## 第一节 课题研究背景与动机

马来亚早期华人移民社会主要来自于福建及广东两省的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和福州人所组成。中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南洋的经济发展，华人自身的冒险精神以及适应能力使得他们大规模南移来到马来亚。<sup>3</sup>正因如此，当时的马来亚聚集许多华人，众多华人社团也相继成立。当中华团就有分成不同类别，例如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等。在当时这些华团有着宗教、社会、福利、文化教育、仲裁等职能。<sup>4</sup>

据 1887 年官方资料显示，吉隆坡区域当时拥有 46 个大型矿山。<sup>5</sup>19 世纪中叶以后，马来半岛锡矿业也蓬勃发展，新矿区的发现吸引大量华人涌入，同时也带来新的生产技术促进发展。对此，许多华人会成为矿工以谋取生计。紧接着在 19 世纪末，吉隆坡有许多福建人主要集中在此，吉隆坡也因锡矿也的发展而带动当地的商业活动。然而，擅长经商的福建人也就在吉隆坡迅速立足并创建福建会馆。<sup>6</sup>

由于自身并不完全了解雪隆福建会馆，只是初步了解会馆在以前的职能。鉴于自身的籍贯是福建，又居住在吉隆坡，经常只是听闻并没有进一步了解。因此，本文将透过研究该会馆而进一步了解其历史发展。接着，也希望能透过

---

<sup>3</sup>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

<sup>4</sup> 颜清煌著，栗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41-45。

<sup>5</sup>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80-1895, "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72 , No. 4 (August 1955): 56.

<sup>6</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页 4-5。



会馆所保留的文献去了解华人在政治认同上的转变，最后也希望能了解该会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以及是如何在本土持续发展或推动华文教育。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关于马来亚早期华人社会的历史，孔复礼《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of Malaya*”以及顏清滢《新马华人社会史》能作为主要的参考文献。孔复礼的《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则是详细地剖析早期华人下南洋的因素、移民的类型以及处境。<sup>7</sup>“*The Chinese of Malaya*”一书讲述早期中国移民的历史，更是分析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差别。接着再阐述槟榔屿、新加坡与马来各邦的华侨历史以及在 1939 至 1946 年华侨在马来亚光复后的历史。<sup>8</sup>顏清滢的《新马华人社会史》就探讨华人社会的形成并阐述不同的组织，如方言组织、宗亲组织以及私会党的职能与其结构。同时，作者从这些组织来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使读者可充分了解早期华人南移的背景以及华侨在马来亚的相关历史。林水椽、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集合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曾松华的研究就分析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内在与外在动因以及他们的职业偏向和南移浪潮。<sup>9</sup>

由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等人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同样收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分别从不同方面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

---

<sup>7</sup>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新北市：台湾商务印，2019）。

<sup>8</sup>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1.

<sup>9</sup>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13-43。

如社会、人口、政治、教育、文化思想、乡团组织等各方面进行探究。<sup>10</sup>此书关于马来西亚乡团组织的研究是由刘崇汉进行分析与研究，他将乡团组织分为两个时期，即独立前与独立后。当中更是把华人乡团的历史分期归纳为四个时期，分别为草创、发展、停顿与复兴时期，分别是从 1890 年以前至 1956 年。<sup>11</sup>此外，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一书探讨各类型华团的发展史略，甚至还分析社团中的内部机制以及主要的组织结构。另外，此书也谈及二战后华团的政治参与以及华团与华文教育的关系，同时也整理出华人社团的名录。<sup>12</sup>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收集与整理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的名称、创立年份。同时作者也统计这些会馆在全马和各州分布的情况与创办年代，加以统计分析这两百年来这些会馆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情况。<sup>13</sup>郑达〈论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以吉隆坡、雪兰莪为例〉概述吉隆坡、雪兰莪两地的华人社团并分析两地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趋势与特征。最后则是阐述华人地缘性社团在中、马关系中的作用。<sup>14</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的研究成果能使得读者清楚地了解 20 世纪上半叶吉隆坡福建人社群意识的形塑途径，即雪隆福建会馆、福建义山以及威镇宫。其中更是探讨福建人的会馆是如何在早期吉隆坡华人广东社群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去维持自身社群的团结，从中起到

---

<sup>10</sup>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sup>11</sup>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页 349。

<sup>12</sup>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sup>13</sup> 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5 年第 1 期，页 186-198。

<sup>14</sup> 郑达，〈论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以吉隆坡、雪兰莪为例〉，《世界民族报》2010 年第 6 期，页 69-76。

凝聚的重要性。<sup>15</sup>此书更是阐述雪隆福建会馆关注中国事务的相关历史并谈及会馆认同转变的原因。J.M. Gullick“*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80-1895*”阐述1990年至1895年吉隆坡的发展历史和领袖以及消防队、铁路、锡矿、农业、工业与贸易等领域的发展。这能让人了解当代的吉隆坡以及经济情况。<sup>16</sup>可是，仅限十年的期限，资料还不够充足。对此，该作者“*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更为全面地论述吉隆坡的发展史，所探讨的时期也延续到1939年。<sup>17</sup>不过，此书还需与其期刊论文并看，因为有些数据没有在此书，而在期刊论文中出现。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方面的资料能沿用《新马华人社会史》、《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等书籍作为参考资料。这些著作都有研究与分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与发展。关于马来西亚华教的历史发展，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详细阐述华教的艰辛历程。从早期华文教育的诞生谈到华文教育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与不公。<sup>18</sup>这让读者全面了解华教艰辛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另外，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则是先探讨二战后的华文教育，后开始探讨马来亚联合邦与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sup>19</sup>朱敬尧《华侨教育》则是叙述全世界

---

<sup>15</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sup>16</sup>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80-1895, ”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72 , No. 4 (August 1955): 1-178.

<sup>17</sup>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7) 。

<sup>18</sup>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

<sup>19</sup> 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的华侨教育，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华侨教育，记录了马来亚时期所创办的学校，更是谈及早期的学校，即私塾在马来亚发展的情况。<sup>20</sup>

对于华社对华教给予的贡献，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则是收集各种福建人对教育的诸多贡献，记载着福建先辈们如何兴学办教以及诸多学校的历史。<sup>21</sup>石沧金〈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则是阐述华团设立奖助贷学金的时期，再分析华团给予会员奖助贷学金的原因，并举例分析。<sup>22</sup>颜清湟〈战前新马闽人教育〉则是描述早期新马闽人所创办的学校、晚清的教育改革与新马闽人教育的关系以及新马闽人与华文教育。<sup>23</sup>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福建人》则是简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福建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此书也更全面阐述聚集在东南亚各国的福建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自身所在的国家如何立足与发展，足以让人了解福建人在东南亚各国的相关历史。<sup>24</sup>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则是阐述关于泉州华侨移民的历史，以及他们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关注，从中可以了解华侨对中国的态度。<sup>25</sup>

关于雪隆福建会馆的历史与发展，除了沿用《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主要还是参考雪隆福建会馆的纪念特刊《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sup>26</sup>与《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sup>27</sup>纪

---

<sup>20</sup> 朱敬尧，《华侨教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3）。

<sup>21</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3）。

<sup>22</sup> 石沧金，〈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90期，页85-89。

<sup>23</sup> 颜清湟〈战前新马闽人教育〉，《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页283-342。

<sup>24</sup> 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福建人》（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sup>25</sup>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sup>26</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雪兰莪：雪兰莪福建会馆，2005）。

<sup>27</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雪兰莪：雪兰莪福建会馆，2010）。

念特刊皆有记载会馆从 1885 年至 2010 年的历史、活动、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的资料。在《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中更是可以看到许多会馆所保存的文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本文还透过 1919 年至 1933 年的《益群报》尝试查找关于会馆的一些资讯，以填补会馆缺乏 1930 年代前的资料。同时还透过《益群报》及《新益群报》收集有关当时中国政局的史料。最后，郑名烈《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也有简单记载关于雪隆福建会馆的一些资料。<sup>28</sup>综上所述，有关雪隆福建会馆的研究极为稀少，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即使有，研究视角都差不多一样。对此，笔者试以会馆所提供的史料为基础并以学术视角对此课题进行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以历史研究的史学法，对会馆的历史进行收集、归纳、分析与论证。接着，以众多的文献为基础透过这些文献分析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与发展。然后透过第一手资料，例如会馆碑记、会议记录与国家档案局资料等进行分析与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雪隆福建会馆的史略。除了要分析与研究雪隆福建会馆，笔者之后也透过参考文献与一手资料研究其对国家认同的转变以及雪隆福建会馆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

<sup>28</sup> 郑名烈《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吉隆坡：吉隆坡永春会馆，2014）。

#### 第四节 章节结构安排

本论文总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分别有论述课题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文献回顾、研究方法以及章节结构安排四个小节。第二章则是阐述雪隆福建会馆 125 年的历史史略。当中以会馆名称的转变及雪隆福建会馆重建历史作为小节。这两个小节分别会谈及雪隆福建会馆名称转换的历史与其创立、重建及增建的历史。当中以一手资料，即会馆记录、国家档案局文件进行研究。接着第三章则是主要探讨国家认同的转变，分别从中国认同转变成本土认同，故分出三小节。第四章则是育人育才——雪隆福建会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主要分出三个小节。其中分别阐述关于雪隆福建会馆创办私塾、兴办学校、设立会员子女奖励金、助学金及大学贷学金，还有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与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最后则是总结整篇论文的研究。

## 第二章 会馆历史史略

马来亚早期的华人移民社会主要是来自福建及广东两省的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和福州人等组成。<sup>29</sup>早期先辈下南洋来到马来亚谋生，他们孤身前来，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会面临许多的困难，如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举目无亲。对此，他们需要同乡彼此之间在生活上有所照应，共同谋求利益，互帮互助。当时南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建立会馆或乡团的需求是更为殷切，所以有了组织乡团会馆的必要性。依据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社团主要是地缘性、血缘性和业缘性三大类社团组织。马来西亚福建方言群众主要移民就是闽南移民者，人数众多。马来西亚的闽南社团大致分成几种，以省为名、以区域为名、以县市为名及全国性质的总会。<sup>30</sup>

### 第一节 会馆名称的转变

在新马一带，华侨华人按照自己的方言群的地缘性与血缘性社团组织常名为“公司”。“公司”之称有学者认为是当时华侨华人为模仿西方殖民者所建立的公司之名而得来。也有人认为是早期华人地缘性社团称为“公司”，“似是一时风尚，也与业缘有相当关系。公司的成员大都是同一籍贯，从事相关工作，集体目标是为乡人服务”。<sup>31</sup>

---

<sup>29</sup>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页14。

<sup>30</sup> 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5年第1期，页188。

<sup>31</sup> 刘问渠《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与中华大会堂》，转引自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页31。

雪隆福建会馆于1885年5月28日创立，地点位于吉隆坡谐街7号。福建会馆具体的创办年份已无法准确得知。雪隆福建会馆早期也称为“福建公司”，在政府宪报中福建会馆是于1896年所注册，所使用的名字就是“Hokien Kongsí”。<sup>32</sup>另外，在政府文件中显示福建会馆曾申请建设一间属于福建人的佛教庙宇。当中会馆盖章很明确地可见是“福建公司”，同时地址也是位于谐街（High Street）。<sup>33</sup>由此可确认是福建会馆所发的信函。不过，在1919年，政府收录的一份文件，即表明位于Birch Road<sup>34</sup>的威镇宫是由福建会馆管理。文件中福建会馆的英文名字已是“Hokkien Hoey Koan”，即是福建话的音译。<sup>35</sup>对此，会馆当时极有可能早在1926年前已更换名为“福建会馆”。1926年，会馆再改为“雪兰莪福建会馆”，这一点在雪隆福建会馆保存最早的文件，即1926年重建雪兰莪福建会馆及冢山劝捐员一览表当中可见当时已更名。<sup>36</sup>1968年的政府文件也看见英文名字已称为“The Selangor Hokkien Association”。<sup>37</sup>当然在当时不仅仅只有雪隆福建会馆更换名称。吉隆坡惠州会馆早期也称为惠州公司，檳城嘉应会馆则是仁和公司。<sup>38</sup>1876年，海峡殖民地和各土邦的华人人口多是私会党成员，甚至有些也处在私会党的影响之下。各帮派经常因为一些经济利益或是小事而发生械斗，促使

---

<sup>32</sup> 陈爱梅〈二战前英属马来亚的社团注册：以霹雳、雪兰莪和吉隆坡的宗亲会馆和慈善组织为例〉，《比较视野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2018年第四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20），页4。

<sup>33</sup> *Land for The Election of a Hokkien Budist Temple-Apply*,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Date 17/02/1906, 收藏于国家档案局。

<sup>34</sup> Birch Road 是现今吉隆坡的马哈拉惹里拉路（Jalan Maharajalela）的旧称，见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242。

<sup>35</sup> *Placing of Wi Tin Kiong Temple in Birch Road under the control of 'Hokkien Hoey Koan'*,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Date 23/01/1919, 收藏于国家档案局。

<sup>36</sup> 1926年重建雪兰莪福建会馆及冢山劝捐元一览表，见《雪隆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 1885-1985》，页23。

<sup>37</sup> *President, The Selangor Hokkien Association, 41 Klyne Street, Kuala Lumpur (Reconstructing a new building in place of the old temple)*,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Date 10/07/1968, 收藏于国家档案局。

<sup>38</sup>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353。



社会动荡与不安，例如义兴公司与海山公司。<sup>39</sup>于是乎有些乡团为避免自身“公司”一称与非法的私会党名称有所混淆，逐渐不再采用“公司”一称，而是改为“会馆”或是“同乡会”。<sup>40</sup>2009年3月，福建会馆获社团注册局批准，改名为“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 第二节 雪隆福建会馆重建历史

马来亚半岛的锡矿与橡胶种植园的快速发展刺激对移民劳动力的新需求。<sup>41</sup>华人下南洋来到马来亚谋生，其中一个职业就是成为矿工。当时的他们使用新技术并大量提高拉律（Larut）和芦骨（Lukut）的锡矿产量。于是，当时巴生谷的首领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决定让他们到巴生谷开采锡矿。这番举措促成吉隆坡的建立。<sup>42</sup>最初，福建人在以客家人和广府人为主的雪兰莪并不占据太大比例。直到1884年，英国政府为了引入更多资本支持吉隆坡的发展，计划将餉码承包权从客家人和广府人手中转让给来自檳城的福建人。<sup>43</sup>然而，这一提议遭到客家人和广府人的反对，最终决定让客家人、广府人和福建人共同承包。这一变化不仅打破了餉码被客家人和广府人牢牢控制的局面，也促使大量福建人迁入雪兰莪。<sup>44</sup>为此，福建人大量增加并聚集在吉隆坡，因此为凝聚福建人，会馆就此成立。

早期会馆为乡贤延聘塾师，设馆授徒，馆舍则提供同乡住宿之用。后来乡

---

<sup>39</sup>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353。

<sup>40</sup>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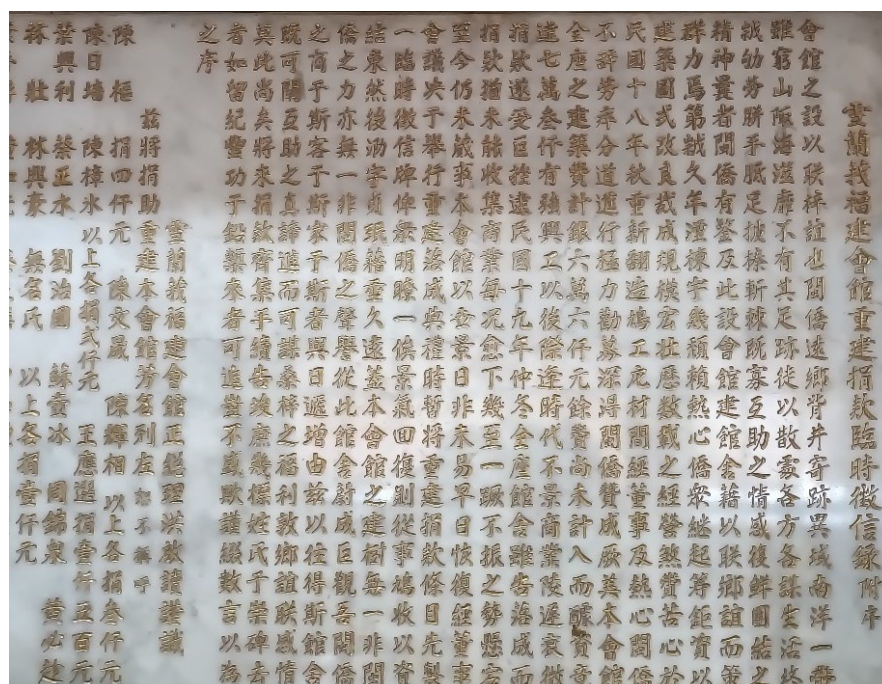
<sup>41</sup>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页 197。

<sup>42</sup>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2.

<sup>43</sup>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2.

<sup>44</sup>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2.

贤合献出吉灵街41号地方一段为建馆所用。1926年，洪启读担任总理，他在当时就宣布重建会馆，在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及豕山劝捐员一览表可见。后来1929年就兴工动土，将原先破烂不堪的馆宇拆除重建，直至1930年完工。对于重建会馆的史略，当时的总理洪启读先生于1932年为会馆重建的历史简略描写，兹全文如图一：



图一：雪兰莪福建会馆重建捐款临时征信录之序（摄于2024年7月5日）

从洪启读先生的叙述中，可得知会馆重建与落成的具体时期分别是在1929年中旬以及1930年下旬。当时各董事与热心乡贤为此给予极大的帮助，尽可能为会馆筹集重建的资金，以成功建设馆舍。依据他的论述，可得知当时已筹集六万六千元，而加上未计入的资金则可高达七万三千元左右。可是，因为正值经济萧条时期，经济不景气，商业每况愈下，几乎是到了一蹶不振的趋势，因而捐款无法收集。对此，董事会决定在重建落成典礼之时暂且将重建捐款条目

先制成临时征信牌，以让大众知晓，待经济稳定再继续收集捐款。依据统计，共有 768 人进行捐献。

虽然会馆最终顺利竣工，但是董事会为了维持捐款周转不灵之用，决定向银行借 25,000 元，以便可以顺利完成。与此同时，福建会馆自身统计重建捐款截至 1931 年 12 月，总共筹获 44,284 元。<sup>45</sup>从上文所提及的筹集的数额与实际筹集的数额相比，可见的差距是有多么地大，也可得知商场颓败与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会馆劝捐催收是有多么地困难。关于福建会馆扩充，相信福建会馆也在努力筹集资金。在《益群报》可见相关新闻，“本坡福建会馆殷商，鉴于会馆破漏，拟鸠集多金，从新扩充，想闽侨诸热心家，必乐于捐助，将来规模，诚未可量也，爰喜而誌之。”<sup>46</sup>另一则新闻则是陈国樑所写的〈对于扩充福建会馆感言〉当中他更是对于会馆扩充一事表达了自身的感想，全文如下：

“吉隆坡吉宁街之东，有一福建会馆焉。馆之设，余不知始于何年。雕梁画栋，似极宏壮。比诸他一县一道所设者，殊无逊色。惟福建一省，吉隆一埠，只有此一会馆，则毋乃太小焉。且年久未修，破漏难堪，椽折瓦解，势将倾倒。论者亦闽侨一份子，早欲发起改造，因乏才望，未敢兴谋。近闻埠上诸热心家，已鸠集多金，从事绘测，余知其必有成。不禁雀跃三百，五体投地。为我闽侨称贺焉。抑又有望者，会馆之外，尚有校舍，其关系之重，有非会馆所可比拟。

---

<sup>45</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33。

<sup>46</sup> 〈福建会馆扩充〉，《益群报》1920 年 3 月 2 日。

因吾全闽旅吉之子弟，均将藉此为教养地也。苟得当，则造福无穷；不得当，则遗害亦将无穷矣。愿吾执事诸公其勉旃。”<sup>47</sup>

从文中可见，会馆破旧不堪，急需修建。他非常高兴见到诸多热心人士愿意捐献资金以筹建会所，可得知乡民们的热烈反响。接着，新会所就一直继续使用至1965年8月31日。不过，1969年11月25日福建会馆又决定将原有的三层楼扩建为四层楼。<sup>48</sup>竣工后，会馆的第四层楼自用，其余部分则出租，然后沿用至今。

---

<sup>47</sup> 〈对于扩充福建会馆感言〉，《益群报》1920年3月2日

<sup>48</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64。

### 第三章 国家认同的转变

对于国家认同，先辈们多是从中国南来，因此可以知晓他们原先就是非常热爱与关心自己的祖国，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他们的家，甚至是亲人也在祖国。福建会馆的乡贤们自然也一样，毋庸置疑，多是来自中国，皆因为要谋生而下南洋。鉴于他们是中国人的，所以当时的他们自然会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尤为关注。更何况当时中国正值战争时期，经常会发生内战，造成人民生活困苦。可是在日剧时期之后，他们的认同逐渐有所转变，从“落叶归根”转变成“落地生根”。虽然不是立即进行转变，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他们的认同的变化。对此，本章节将从会馆所记录的资料来看当时先辈们的国家认同是如何进行转变。

#### 第一节 关注中国政局与拥护中央政府

1931年，两广政局的动荡引起南洋华侨热烈的反响。5月27日，陈济棠等与旧扩大会议派汪精卫、李宗仁、唐绍仪等据广东独立，另立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sup>49</sup>报章对此事也进行报道。文字称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抵达广州，与陈济棠等人图谋组织非法政府，反叛中央。<sup>50</sup>广东独立后，组织北伐军，进攻湖南，并联络北方阎锡山、冯玉祥。对于粤变，会馆曾电陈济棠、古应芬等人，劝他们彻底拥护中央，又一电吁请中央和平解决粤变。<sup>51</sup>

---

<sup>49</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页。

<sup>50</sup> 〈香港专电〉，《益群报》1931年5月27日

<sup>51</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35。

隔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力抗击，此事得到华侨的全力支持。<sup>52</sup>后来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十九路军调驻福建。<sup>53</sup>5月23日，他们南下进入福建。<sup>54</sup>当时，福建面临着复杂而艰难的局势，省内四分五裂，兵力薄弱，民众生活困苦。<sup>55</sup>首先，十九路军通过武力统一了福建的军政大权，并在闽西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稳定社会局势。据1932年《会馆职员会议议事录》，记录会馆商议的结果如下：

“收获新加坡马来亚侨联合会筹备处来函，略谓吾自蒋、蔡二公驻节以来，举凡庶政皆有澄清之希望，土匪益有肃清之可能，地方善后千头万端，必须民众与政府打通一气，兴革问题诸多待决拟由该筹备处召集代表大会，以便归纳众意作为具体方案呈请政府采纳施行，应否召集大会，请为答覆……和先君提议云：吾侨乡之工作在昔日未有时机，尚能牺牲物质精神努力为之，今十九路军入驻吾，可谓人绝好之机会，地方庶政百待兴革，弟极赞成该筹备处所召集之代表大会。”主席付表决通过，又关于廿元之补助费议决照付。”<sup>56</sup>

1933年11月22日“福建事变”（简称“闽变”）发生，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sup>57</sup>会馆对此事十分关切自然是因为福建省是他们的祖籍地。11月27日，会馆决议电闽当局，请其取消独立政府，拥护中央。<sup>58</sup>1935年8月17日，分别致

---

<sup>52</sup>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页154。

<sup>53</sup> 薛谋成，郑全备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6。

<sup>54</sup> 薛谋成，郑全备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5。

<sup>55</sup> 薛谋成，郑全备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5。

<sup>56</sup> 1932年雪兰莪福建会馆职员会议议事录，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41。

<sup>57</sup> 薛谋成，郑全备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63。

<sup>58</sup> 1933年11月27日雪兰莪福建会馆职员会议议事录，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45。

电粤陈总司令与李白副总司令，请求他们服从中央，以安定国家，不让人民的处于生灵涂炭的环境。<sup>59</sup>1941年，电呈蒋介石表示拥护新四军怀有贰心，不忠并违命干纪事件，更是在同年讨论改善闽政。<sup>60</sup>1947年，议决参与各侨团联电外交部，请特予嘉勉许孟龙领事，他莅临吉隆坡后忠直任事，所以要尽力显扬其功劳，以表示侨民爱戴之意。<sup>61</sup>4月4日，议决电请南京外交部收回成命，准许驻在吉隆坡的许领事可留任。<sup>62</sup>1948年，会馆更是参与正副总统就职大典，游行大会，装潢花车一辆，以庆祝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就职。1950年，议决拥护当地政府剿匪月之总动员，甚至推动闽侨踊跃报名成为志愿服务人员，当中全体董事以身示范先行加入。<sup>63</sup>综上所述，透过会馆所记录的事迹可见会馆在1930年代开始是有多么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同时，也可看见会馆还是有参与中国的政治，很多时候都会发电至中国以表达自身的意见。当中更是希望能够见证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稳定下来，而不是频繁发生内战，更是不想生灵涂炭的局面一直发生在自身的祖国。

## 第二节 筹赈救助中国人民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关注中国政局，会馆经常在马来亚发起筹赈活动，担任征募人，以救济闽南的人民。1935年，闽南灾情严重，水灾为患。<sup>64</sup>1935年8月

---

<sup>59</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58。

<sup>60</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79-80。

<sup>61</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88。

<sup>62</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123。

<sup>63</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130。

<sup>64</sup> 〈闽省水灾为患〉，《新益群报》1935年8月17日。

17 日，会馆组织筹赈令，名为“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筹赈闽南水灾委员会”，赈济闽南各县水灾难民。<sup>65</sup>1937 年 3 月 29 日，会馆议决接纳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之请，担任雪兰莪属之征募人，捐款用于乡村建设工程，改进合作技术及训练救灾人员经费。<sup>66</sup>7 月 22 日，国大公民登记，会馆协助进行办理，并请闽侨各县属之会馆分任帮办。<sup>67</sup>一个月后，会馆向闽侨征募中国国币一千元赈捐中国伤兵难民。<sup>68</sup>

1938 年，闽省政府来函请救济闽省粮食，会馆决定捐助中国国币两百元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经费。3 月 3 日，第五路军来函，要求代为捐募雨衣与胶鞋，因士兵缺乏雨具，若采购不变则可捐赠现金。于是，会馆经会议决定让正副会长、正副总务财政进行分配并向爱国人士征募，当中所得金额则交由雪华筹赈会代为汇送，至于捐款收条需向筹赈会接洽发给备用。<sup>69</sup>对于此事，会馆回函告知答复已接纳请求并交由雪华筹赈会代替处理筹募之事。随后借款一万元国币，分别汇给厦门鼓浪屿国际救济会与香港福建商会赈济厦门失陷逃港及鼓浪屿之难民。<sup>70</sup>5 月 22 日，会馆召开雪属闽侨紧急特别大会，最终决定设立“雪兰莪闽侨救济故乡难民委员会”负责救济故乡战区难民事宜。<sup>71</sup>7 月 31 日，会馆为购买中国自由公债五万元，向华侨银行借叻币两万五千元。<sup>72</sup>11 月 18 日再委托雪兰莪闽侨救济难民委员会办理保卫福建干部训练团，以资护卫故乡，同时捐

---

<sup>65</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54。

<sup>66</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1。

<sup>67</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1。

<sup>68</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2。

<sup>69</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5。

<sup>70</sup> 1938 年雪兰莪福建会馆召开雪属闽侨紧急特别大会议事录，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3。

<sup>71</sup> 1938 年雪兰莪福建会馆召开雪属闽侨紧急特别大会议事录，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3。

<sup>72</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66。



助叻币一百元并协理负责筹募赞助第八路军。<sup>73</sup>另外，新加坡福建会馆来函表示福建建设公债按额雪兰莪十万元，需从速劝募。会馆议决接纳办理并邀集雪属闽侨及各县会馆团体共同决定进行。<sup>74</sup>经讨论，闽侨与各县会馆团体授权会馆另组委员会劝募福建省建设工作，定位“雪兰莪福建会馆劝募本省建设公债委员会”。<sup>75</sup>

1939年5月24日，接纳办理介绍华侨青年回国受训。194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来函称鼓浪屿国际救援会表示鼓岛难民急需救济，按照分配需筹获一万五千元。对此，会馆定期派委员向乡侨劝募。后来，会馆征求让伤兵之友侨团队负责进行征募。<sup>76</sup>1941年5月6日，认募叻币一千元捐助成立南阳闽侨总会创办月刊，以便沟通故乡的消息，交换各团体的救乡意见。<sup>77</sup>1948年3月14日，赈济华南水灾捐款，共筹获两百元正。综上所述，透过会馆所记录的事迹可见会馆在1930年代开始一直都有资助或是救济中国，以帮助同胞们能在故土安稳生活。

### 第三节 认同转变：关注本土政治与社会

经历了日据时期，华人的国家认同开始逐步转向马来亚认同。他们开始选择居住在马来亚，从盼望着“落叶归根”转换成“落地生根”。马来西亚的华人社

---

<sup>73</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67。

<sup>74</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67。

<sup>75</sup> 1938年雪兰莪福建会馆召开雪属闽侨紧急特别大会议事录，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63。

<sup>76</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74。

<sup>77</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82。

团常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代表华人社团向政府表达意见。<sup>78</sup>他们透过提交意见书和备忘录等形式，提出各种诉求与政治主张，争取华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平等地位。<sup>79</sup>同时，他们也积极对政府推出的政策提供反馈和建议。从福建会馆的记录可见，1950年代，会馆乡贤们都纷纷关注马来亚政治，甚至也积极为同乡们办理登记公民、争取公民权、争取华文成为官方语言等事宜。首先在1952年，会馆刊登中西报通告同乡青年应征华人警察一职，因当时马华公会雪州分会要求会馆协助政府招募华人警察两名。<sup>80</sup>1952年12月10日，购买三千元马来西亚安全公债，推颜滂洁为购债委托人。债券由会馆保存，同时会馆也登报请侨乡踊跃认购。<sup>81</sup>

关于将华文列为官方语言一事，福建会馆相当积极提出意见，并表明立场。1955年8月30日，会馆希望能将华文能作为官方语言，他们向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提出让其正式向政府建议。<sup>82</sup>1956年，会馆再次呼吁政府讲华文列为官方语文，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推派代表出席中华大会堂为讨论争取待遇新宪制与反对鸦片烟公开售卖而召开的全雪州华人团体代表会议。<sup>83</sup>接着，会馆拥护马华注册社团工作委员会，继续争取对宪制建议的四大要求，当中既是要求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言。

另外，会馆也积极地为华人争取公民权。1956年，他们希望在马来亚居住5年以及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可获得公民权或是州籍民，并请马华公会向政府提

---

<sup>78</sup> 郑达，〈论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以吉隆坡、雪兰莪为例〉，页71。

<sup>79</sup> 郑达，〈论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以吉隆坡、雪兰莪为例〉，页71。

<sup>80</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144。

<sup>81</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149。

<sup>82</sup> 全雪州华人团体代表会议案录，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182。

<sup>83</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82。

出交涉。另外，会馆自身还专门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共同研讨申请公民权问题，当中也派出一些董事负责起草公函并邀请告社团参与，顺便提请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向政府交涉改善。1957年，继续争取对宪制建议的四大要求，当中也有关于公民权的诉求，即凡在马来亚出生的男女，均能为公民以及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五年，得申请公民，免受语言考试限制。四大要求中还有一个要求则是请求凡属本邦公民，其权力与义务一律平等。以上种种的要求既是会馆一直极力争取的权益。<sup>84</sup>

此外，会馆也积极协助同乡申请州籍民一事，并且早已成立委员会，同时邀请各地乡贤为之主持推动。<sup>85</sup>与此同时，会馆还通过让常委会设立小组专门负责协助同乡申请公民权。后来接纳雪州华人推动申请公民权工作委员会，以会馆礼堂作为临时登记站。1959年会馆为乡民办理选民征记，凡是有公民权但还未登记选民的会员可到会馆进行办理登记。

1963年，马印对抗事件发生是一场军事对抗，主要发生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通过组织工委登报通告同乡，踊跃参与反抗印尼的‘团结周’大会。<sup>86</sup>同年，会馆更是筹获一万一千余元的爱国基金捐献给国家。<sup>87</sup>1964年，为维护马来西亚首相抗拒印尼侵略，通函让全体董事出席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华人总商会、雪兰莪华人行团总会三大机构联合召开的雪州社团代表大会，以示效忠，藉表爱国精神。另外，董事会规定有权开支三千元购买国防基金公债，各

---

<sup>84</sup> 1957年起草闽联会代表大会提案，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201。

<sup>85</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184。

<sup>86</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紧急通告〉，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255。

<sup>87</sup> 〈雪福建会馆经募爱国基金，计一万一千余元，昨日经送呈东姑总理〉，《中国报》1963年6月29日，见《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242。

董事也个别捐献或购买。与此同时，会馆登报呼吁会员暨同乡踊跃并尽量捐献或购买，为支持政府充实国防御侮卫国之政策。最终，会馆购买国防公债一万元。

1981年，关于社团修正法令，引起华社极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相应提出反对。对于此事，福建会馆并无任何表态，一律交由董事会开会进行讨论。隔年，福联理事会议决原则上接受成为政治性社团，并呼吁各属会申请成为政治性社团以示团结。最终福建会馆也同样接受成为政治性社团，由联谊性团体申请为政治性团体，并于9月10日获准。<sup>88</sup>当在会馆在8月14日收获当局来信，表明政治性团体不得接受非联邦公民为会员，于是重发表格与说明书给会员以重新登记会员之资格。

2003年开始，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提出诸多的建议与看法。首先会馆非常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呼吁政府能够注重问题的严重性，以保障民众可以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下。接着，会馆则是关注马来西亚政府警察部队，2005年呼吁政府正视并落实皇家警察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建立一支高效、值得信赖且廉洁的警察部队。2007年至2009年，每年都要求政府接纳2005年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尽速成立“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and Misconduct Commission, IPCMC)，以便增强警察的效率和形象，进而加强民众对警方的信心。<sup>89</sup>同时，还希望能使警察部队成为真正的人民之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sup>90</sup>另外，也希望能够有独立的管道以便投诉警察滥权及贪污

---

<sup>88</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2。

<sup>89</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sup>90</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舞弊现象。最后则是希望能透过该委员会打击和铲除警队内的害群之马,以提升警察的执法效率、透明度、独立性及更有效的执行维护治安的工作。<sup>91</sup>

关于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会馆首先提倡政府能平等实施一切政策。2007年,会馆主张平等和公平地实施政策,呼吁政府停止延续新经济政策并建议以多元化的方式而非单一族群政策来制定资源分配方案。<sup>92</sup>同时也希望废除种族主义政策,以促进各族群的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接着,会馆还呼吁马来西亚当权政治人物尊重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的精神,以维护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备交赞誉的特征,让各种族、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民在平等和谐、互相尊重的氛围中生活。2008年,呼吁政府全力重组公共服务领域的种族结构。2009年吁请政府即刻废除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分,推行对各民族公平合理的政策,以使首相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Satu Malaysia)具备更实质的内涵。<sup>93</sup>

接着,会馆还呼吁政府所做出的决策可以为民着想,减轻人民负担。会馆也呼吁政府可以抑制私营化及垄断性的企业,防止他们不断提高收费,加重人民负担。2007年吁请首相停止医疗服务私营化,视医疗服务为人类的自然需求,并提供优质、便宜、效率高的专科医疗服务。<sup>94</sup>2008年,会馆呼吁政府重新检讨有关大幅度调高油价的决定,并提出应对高通膨的政策。<sup>95</sup>同年,会馆也呼吁政府对外劳及非法移民泛滥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在东马地区,给予高度重

---

<sup>91</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页 93。

<sup>92</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页 93。

<sup>93</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页 93。

<sup>94</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页 93。

<sup>95</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页 93。

视，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严厉惩罚措施。<sup>96</sup>另外，会馆也呼吁需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

此外，会馆常呼吁杜绝贪污舞弊的现象。首先建议将反贪会独立设立在首相署之外，以根除严重泛滥的贪污现象。呼吁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合作关系，让公众能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和决策。2008年至2009年经常呼吁政府实施一些政策以避免贪污的现象损害国家利益。首先促请政府能将全面透明化国油的财务运作，以杜绝某些集团滥权及贪污舞弊，以避免国家资源大量流失。其次是支持政府效仿香港设立独立且向国会负责的廉政公署，以全面打击贪污腐败，抑制利益集团的滥权行为，从而防止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sup>97</sup>接着则是吁请政府积极反贪，确保反贪污委员会的组织操作公正无私，并让反贪会完全向国会负责，以便反贪会能够高度透明化及具独立性。最后则是支持政府从速设立独立的司法委员会以遴选及罢免有关法官及司法人员，恢复人民对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的信心。<sup>98</sup>

对于宗教与政治，会馆则是反对以回教法为基础取代自独立以来为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社会所接受及拥护的习惯法。<sup>99</sup>同时，呼吁各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减少互相抨击和政治操控，避免破坏社会经济稳定，让百姓受苦。政党应以公平竞争和基于绩效的民主方式赢得民心，而不是通过操弄种族关系和情绪来达到自身目的，破坏民族间的和谐与友好。最后，吁请政府立即废除

---

<sup>96</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sup>97</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sup>98</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sup>99</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内安法令》，并无条件释放所有目前仍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人士,或将他们提控上法庭,以体现政府的改革决心和诚意。<sup>100</sup>

---

<sup>100</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93。

## 第四章 育人育才——雪隆福建会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华社致力于推动的事情，所谓“再穷也不能穷教育”。马来西亚的教育历史，尤其是华文教育的发展是有多么地艰辛，来自各方面的打压，现如今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如此艰辛的创办教育，提供教育机会都是为了要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让后代继承民族的根源。早期存在于马来亚，砂劳越以及北婆罗洲各个角落的华文教育的形式皆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

### 第一节 兴办私塾与学校

#### i. 私塾

早期马来亚独立前，华人子弟都是上私塾、义学、书院等私人教育机构。一般都是在庙宇、店铺、住家、会馆或其他简陋建筑物内进行教学。<sup>101</sup>雪隆福建会馆最早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同样是创办私塾，以让乡亲子女受到教育。当时的教课地点就位于吉隆坡谐街 7 号。授课老师是从中国南来的塾师并以福建方言教导学生念《三字经》、《四书》及《千字文》等。<sup>102</sup>当中主要就是为了要传承中华文化与价值观。后来，清朝采纳维新派的主张推行教育改革，建立新式学堂，更是课程加入新的课程项目，如算数、史地、经济等。与此同时，马来亚也开始开办新式学校，<sup>103</sup>加入新的课程，包含了理科类的课程、史地、伦理、

---

<sup>101</sup> 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福建人》（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页 170。

<sup>102</sup> 颜清煌〈战前新马闽人教育〉，《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页 284。

<sup>103</sup> 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福建人》，页 170。



音乐与体育等新的课程项目。<sup>104</sup>这时，马来亚华文学校的形式也从旧式私塾或义学转型为新式华文学校。<sup>105</sup>福建会馆也在 1919 年创立新式学校。

## ii. 雪兰莪中华学校

1919 年 3 月 21 日，福建会馆创办新式学校，即雪兰莪中华学校，前身是文良港中华学校。主要招收同乡子女男女学生，用新教材教学。除了私塾，福建会馆创办的四所华校且还存在的，分别是中华小学、中华中学、中华女校以及中华独中。另一间是已不复存在的国民学校。以上所提及的学校是数位会馆主要负责人创办即叶养骞、黄重吉、谢建午、叶燕峇与洪启读等诸位先贤创办。

<sup>106</sup>

中华小学，当时称之为中华学校，是最先创办的学校在当时，文良港一代地区，众多居民，适龄上学的儿童剧增。鉴于不忍心这些适龄上学的儿童失学及流浪街头，先贤叶养骞、黄重吉、洪启读等人决定要在文良港创办一所学校。此项提议获得谢建午、叶燕峇、曾兴汉等人热烈响应。<sup>107</sup>同时，当地热心人士也慷慨捐献，大力支持。于是，中华学校成立，并订于每年 3 月 21 日为校庆日。当年首届董事会皆是会馆的董事们，如叶养骞、黄重吉、谢建午等人。可见，先辈们对教育的热心程度有多高。中华学校初期是租文良港两间店屋为临时校

---

<sup>104</sup> 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福建人》，页 170。

<sup>105</sup> 1919 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运动的产生促使教师、学校董事与学生之间产生新的思想意识，对于中国的政治有觉醒意识，就这样华校成为政治运动的力量。当时凡尔赛和约促使中国与马来亚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的热潮，同时马来亚华侨还抵制英殖民政府所举行的“和平大庆典”。见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sup>106</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422。

<sup>107</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422。

舍。1920年，学生人数增加，董事会决定推动建校计划，并集资购买今址。1921年中华学校校舍建设完毕后，全校师生随即迁入上课。同年的3月21日，有民众评论关于文龙港中华学校开幕一事，而文龙港是文良港的旧称<sup>108</sup>。文字提及文龙港是雪兰莪属一个小地方。鉴于雪兰莪有很多的矿场、橡胶园、菜园等，人口繁多，更是有许多适龄上学的子弟，设立学校是刻不容缓。该作者也欣闻中华学校开幕之盛，也为青年学子们感到开心与庆幸。<sup>109</sup>因此，推测中华学校是因为搬迁至新校舍而举办开幕典礼并且也反映该地区教育的重要性。1937年，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原有的教室已无法容纳，不敷应用。对此，他们决定再添建一座二层楼的校舍，并于1938年开始兴建。

1939年，中华小学董事会意识到六年的小学教育不足以造就社会所需的人才，再加上小学毕业生逐渐增加，因此有必要增设中学以让莘莘学子继续念书深造。于是，中学部正式成立，而校名就改为“雪兰莪中华中小学”。<sup>110</sup>当时雪兰莪中华中小学、中华女校与国民学校的董事多为相同人员，于是三校成立联合董事会。福建会馆在1935年至1937年分别捐献100、360和480令吉，共940令吉。<sup>111</sup>虽然数额看似很小，但是以当时货币的价值来说，此数额是非常大的。1940年校方寻觅中学部的校地，当时数位热心董事携手捐赠两个地段作为校地，一是小学部斜对面，二是鹅唛三英里半路旁。两个地段面积分别是，两英亩和五英亩。<sup>112</sup>介于教育法令的规定，增办中学须另外建校舍，否则无法增办。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最终决定在鹅唛三英里半路旁建设新校舍，搭建亚答

---

<sup>108</sup>雷子健，〈雷子健：冷水河 vs 热水湖〉，《东方日报》2002年4月10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22/04/10/479245>

<sup>109</sup> 〈文龙港中华学校开幕〉《益群报》，1921年3月21日。

<sup>110</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397。

<sup>111</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页141。

<sup>112</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397。

板屋充当临时校舍，共三层楼。<sup>113</sup>两个地段分别都是由几位先贤捐赠，他们皆是身任福建会馆的重要职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南侵，马来亚沦陷，华文教育受到迫害。当时，教材被毁，课程被迫更改，师生被杀害以及其他因素导致学校被迫停办。当时校舍变墟，设备毁坏，学子们全都分离四散，多年来辛勤的成果毁于一旦。1945年二战结束后，马来亚光复，各华校迅速复校。<sup>114</sup>中华小学校舍略有破损，但所幸大致完好，只需稍加修葺即可使用。可是，中学校舍则不可幸免，已成废墟。<sup>115</sup>1945年雪州教育局视学官会见会馆负责人以商讨三校，即中华中小学、中华女校与国民学校复办。接着，会馆召开三校董事联席会议，最终议决复办。不过，后来在福建会馆召开赞助人大会之时，三校董事会一致决定将三校交由会馆筹统办。于是，复校董事会决定先复办小学部再筹划复办中学部。1946年，中学部原本的地段不易修复，因此择定在小学部斜对面的校地搭建临时校舍，之后再作筹谋永久校舍。福建会馆的乡贤们为了使学子们复学不惜捐赠巨资，极力地将中小学部复办。当时董事会主席黄重吉率先捐赠巨款，其他董事也热烈响应于后。于是，中学部在七月份正式开课，中小学复合为一体。<sup>116</sup>

1957年，中华中小学的小学部接受政府的津贴，改为标准华文小学，脱离中学而独立，此后中小学正式分家。《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后，华文中学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津贴，二是放弃津贴，成为独立中学。<sup>117</sup>对此，中华中

---

<sup>113</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397。

<sup>114</sup> 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页25。

<sup>115</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398。

<sup>116</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398。

<sup>117</sup>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299。

小学的中学部也接受改制，因此分化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即中华国民型中学与中华独立中学。两校分别在上下午上课。由于两校共用同一间校舍，行政方面与教学又皆有不同，以至于造成许多不便之处。<sup>118</sup>与此同时，学习环境有所欠缺，促使独中的学生人数有降低的趋势。为解决此问题，中华独中时任董事长李成枫领导各董事积极筹划建立新校舍，以让学子们能在优良的环境下学习。对于此事，华社不仅大力支持，还筹获高达 340 余万元的建校基金。<sup>119</sup>新校舍的落成使学生人数也随之增加了，因为不仅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和动力，还给家长们注入了强心剂，使他们对独中有了新的认识，愿意将孩子送到独中就读。创校以来，中华独中一直以来与福建会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会馆一直都给予资金援助校方，中华独中几乎每年都会收到福建会馆资助经费。

表一：雪隆福建会馆资捐赠给中华独中的资金（1969-2010）

年份	数额
1969-1978	648,000
1979-1988	630,000
1989-1998	405,794.80
1999-2008	320,000
2009-2010	67,000
总额	2,070,795

资料来源：《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sup>118</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406。

<sup>119</sup>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 398。

从表一的数据可见，雪隆福建会馆在 1969 年至 2010 年之间所捐赠的数额总共是 RM2,070,795，这笔庞大的资金更是证实会馆在兴办学校与推动教育方面是给予很大的贡献。1989-1998 年间，会馆捐献的资金是最为庞大的，因为会馆捐助给中华独中的金额几乎是每年至少会是 10 万元。吉隆坡中华独中得以持续发展至今，自然少不了他们的捐献，他们的资助更是让吉隆坡中华独中在艰难时期度过难关。

### iii. 中华女校

1925 年，福建会馆另外创办了中华女校。初期的校董多是当年的会馆领袖，如洪启读、洪进聪、黄振秀等人。早期的校舍是在秋杰路（Chow Kit Raod），只用两间店铺。当时学生人数还未满一百人，但是经由董事部与教职员相互配合，办学认真，促使学生人数激增。<sup>120</sup>不久，教室不敷应用只能借用福建会馆三楼作为课室上课。1938 年又迁移至安邦路口永春会馆上课。<sup>121</sup>日据时期被迫停办，1945 年 11 月 1 日开始复办，兼收男生，人数也在几年中一直增长。后来，因为永春会馆需自用，女校需寻找新校地建校。几经努力，女校才获得新校舍，校址于安邦三英里拨地三英亩。<sup>122</sup>1966 年 3 月 1 日，中华女校正式搬入现址。

---

<sup>120</sup>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页 427。

<sup>121</sup> 郑名烈《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吉隆坡：吉隆坡永春会馆，2014），页 133。

<sup>122</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08。

表二：雪隆福建会馆捐赠给中华女校的资金

年份	数额
1935	150
1936	480
1937	840
1965	10,000
1970	3,000
1977	24,000
1997	60,000
2005	1,000
2008	10,000
总额	10,9470

资料来源：《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表二可见，在创校至 2008 年，福建会馆所捐赠的金额已有 10,9470 元。虽然中华女校为政府所津贴的学校，但是会馆在 1965 年开始持续捐献资助中华女校。这些资金是为该校的建校基金，其中 1997 年是福建会馆捐赠最多资金的一年。

#### iv. 国民学校

福建会馆所创办的国民学校在其纪念特刊是很少论述，相关资料也缺乏，这可能是由于会馆本身就缺乏 1930 年以前的资料。对此，本文将在《益群报》

查询国民学校的相关资料。国民学校其创办年份暂时无法考据，只知晓是二战前所开办的学校。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该校在 1920 年已存在。从〈福建会馆中之消息〉可得知福建会馆是有附设国民学校，并指出拥有许多弊端，积病多年。不过后来聘请石轰君为校长并与各教员认真办理，逐渐有起色。当时拟设工商夜学校于国民学校内，用为社会教育之一助。<sup>123</sup>随后镜堂〈福建会馆附设夜学之喜讯〉也证实国民学校夜学的存在，因内文提及：

“余阅报章、知吉隆坡闽侨会馆附设工商夜学、闻该校发起之初 为赵沧甫等诸君、旋得邱雪瓶君涂如宝吕清溪君赞助、三君素来热心公益教育、久为侨胞所崇仰、此次出组、谅不日成立、可举行开幕因喜而誌之。”<sup>124</sup>

不过该校曾在 1921 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数个月，所幸后来也获得资金再继续开办。同年 10 月 21 日，国民学校在继续开课，而报名人数已达百余人。国民学校曾于 1930 年代以会馆会所为校舍。当时该校的校址是在吉甦街福建会馆内。招收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各级皆有余额。当时收取的学费为初级生每月两元，高级生每月三元并按月缴纳。<sup>125</sup>以上资讯皆可从国民学校的招生通告得知。

---

<sup>123</sup> 〈福建会馆中之消息〉，《益群报》1920 年 1 月 21 日。

<sup>124</sup> 〈福建会馆附设夜学之喜讯〉，《益群报》1920 年 3 月 2 日。

<sup>125</sup> 〈国民学校招生广告〉，《益群报》1931 年 1 月 10 日。

1935年至1937年，国民学校共获得福建会馆资助980元，1966年则是最后一年获得资助，以一万元购买校车。<sup>126</sup>国民学校后来不在会馆内上课而是迁移到安邦律中华女校新校舍上课。<sup>127</sup>后因环境因素，导致学生渐减，于是又在1967年迁移到柏屏学校上课。隔年，在籍学生已修完六年课程而离校，但新生入学人数又不足，因此无法开班而被迫停办。虽然之后曾致力于复办，但是最终还是不成功。

## 第二节 会员子女奖励金、助学金及大学贷学金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一直以来或多或少都会在教育经费上资助会员子女，普遍都是传统的三缘性社团。华团奖助贷学金的设立时间最早是在1950年代初开始，1960与1970年代为高潮时期。依据学者石沧金的分析，其将原因分成四个原因：一、二战抗日使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本土意识增强。二、华侨逐渐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华侨社会从本质上转变为华人社会，所以需立足于本土，以谋求发展。三、马来西亚政府明显在政治、教育等方面偏向马来族群，对华人利益造成威胁，华社因而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谋求发展。四、为社团培养接班人。许多华人社团最初先颁发小学奖学金，后来扩大至中学，再延伸到大学。<sup>128</sup>福建会馆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sup>126</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41-142。

<sup>127</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29。

<sup>128</sup> 石沧金，〈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90期，页85。



一般上，华人子女对参与社团活动，特别是传统社团的活动，缺乏兴趣。这使得传统社团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为解决此问题，各社团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年轻人参与，其中之一就是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与贷学金等。<sup>129</sup>雪兰莪福建会馆为鼓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力求上进，特别在 1978 年 6 月 21 日会员大会上通过设立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及会员子女华文独立中学助学金，并在 1979 年开始接受申请。<sup>130</sup>当时，小学组每名 30 令吉，中学组每名 50 令吉，在 2001 年增加至小学组 每名 50 令吉，中学组每名 80 令吉，而华文独立中学助学金则保持为初中组每 名 200 令吉，高中组每名 300 令吉。2004 年开始，会馆提供 50 份助学金予清寒子弟以让他们能够安心向学。<sup>131</sup>2007 年开始，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助学金皆提高至 400 令吉。由 1980 年至 2010 年，会馆已提供 5660 位会员子女获得奖励、助学金中小学奖，总金额为 RM393,150。<sup>132</sup>

1981 年，为了协助完成大学教育而设立会员或会员子女大学助学金，每名一千元。同时，也提倡教育发扬同乡互助精神以及为社会和国家造育英才。四年期间，受惠学生共有 43 名，总额 RM43,000。1985 年，会馆改为设立大学助学金以取代贷学金。从 1985 年开始至 2010 年，会馆一共资助 89 位大专生，总额 RM949,500。<sup>133</sup>

---

<sup>129</sup> 石沧金，〈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页 85。

<sup>130</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22。

<sup>131</sup> 《雪福建会馆明年起提供 50 分助学金》南洋商报 2003 年 12 月 9 日。

<sup>132</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24-126。

<sup>133</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25-126。

### 第三节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与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

#### i.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

1977年，雪兰莪福建会馆（前称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与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福联会）共同创立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其宗旨为弘扬马华文艺创作与专题研究的风气，奖励马华作者将其优秀作品出版，推动马华文化的发展并丰富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宝库。<sup>134</sup>

依据申请表格，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每年向全国华裔开放申请，并不限于福建籍创作者。只要作品足够有分量，无论是专题研究或文艺创作，均可申请。若在其他机构已获奖或出版则无法申请。若是落选，也可重新申请，但是需要进行修改或重新整理。基金会还邀请资深作家担任评审委员，负责审查申请作品。经过评审委员会推荐后，作品将提交给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进行批准。获选作品在出版成书后方可获得资助。<sup>135</sup>当中两大类别为研究组和文艺创作组。文艺创作组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儿童文学、报告文学及翻译等类别。两组的奖金分别为5000令吉和4000令吉。

在2010年初，福联会宣布与雪隆福建会馆结束合作，退出“双福文学出版基金”项目。不过，基金会保持初衷，雪隆福建会馆毅然决定继续独立承办此项目，继续支持和资助这些经基金委员会推荐的马华文学优秀作品出版。虽然基金会得名称没有更改，但从此以后，出版的书籍将由“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资助丛书”出版。在此时，会馆董事会一致通过不缩小出版经

---

<sup>134</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13。

<sup>135</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13。

费，提高文艺创作组每部获奖作品的奖金金额，从原先 3000 令吉提高至 4000 令吉，以继续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

表三：双福文学奖作品数量统计表（1977-2010）

年份	组别									数量
	文艺创作组								研究组	
	散 文	小 说	诗 歌	文 艺 评 论	报 告 文 学	儿 童 文 艺	儿 童 学 艺	翻 译 作 品	学术 研究	
1977-1986	19	18	12	9	4	4	2	3	3	75
1987-1996	13	17	4	2	4	0	2	2	2	46
1997-2006	19	11	12	9	9	3	2	2	1	68
2007-2010	8	4	9	1	1	0	1	1	0	25
总计	59	50	37	21	18	7	7	8	6	213

资料来源：《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

根据表三作品数量的统计，从 1977 年至 2010 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共举办了 34 届，资助出版 213 部书籍。这些作品涵盖了散文 59 本、小说 50 本、诗歌 37 本、文艺评论 21 本、报告文学 18 本、儿童文艺 7 本、儿童学艺 7 本、翻译作品 8 本以及学术研究 6 本，资助总金额超过 60 万令吉。这些出版作品凝聚了众多马华作家的心血和创意，取得了显著成果。除此之外，会馆也不吝啬地将其余作品均分发给华社共享，间接推动了华社对马华文学的阅读风气。

“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曾分别在 1984 年和 1992 年举办“双福文学节”，两届的活动内容包括“文学交流会”、“文艺座谈会”和“历届获选作品展览”等。<sup>136</sup> 1997 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成立 20 周年）和 2005 年（雪隆福建会馆 120 周年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分别举办两届“全国长篇小说比赛”，以借此鼓励马华作家积极创作，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当中更是邀请了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作家担任评审，共有八部优秀长篇小说入选。此活动所给予的奖金是非常丰厚，前三名分别可获得奖金 5 万令吉、3 万令吉与 2 万令吉；入选佳作在前后两届分别获得 5 千令吉与 1 万令吉。在第二届的比赛中更是奖励未入选的参赛者 2 千令吉，以资鼓励。<sup>137</sup>综上所述，福建会馆作为乡团在文化方面坚持不懈，不惜抛重金承办，甚至面临问题时也不惜一切继续推动此活动，只为推广马华文学与其发展。

## ii. 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

为配合 120 周年会庆，福建会馆毅然主办“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分别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发表论文。此研讨会是于 2005 年 8 月 20 日及 21 日举办，也与其他雪隆福建乡团协办，其中有雪隆南安会馆、隆雪惠安全港公会、吉隆坡永春会馆等诸多会馆。此研讨会旨在探讨和研究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福建人的历史、文化、贡献与成就。时任会长更是谈及此研讨会创办的缘由，他表示福建人在经济与教育方面所付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并且在新马一带甚至是东

---

<sup>136</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13。

<sup>137</sup>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页 114-115。

南亚国家的华人族群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sup>138</sup>可是，关于福建人的研究却非常少，为弥补此空缺，会馆决定举办此研讨会。<sup>139</sup>值得敬佩的是极少会有会馆举办研讨会，但是会馆却毅然决然地举办了。此外，此研讨会确实给予不少学者可以发表许多关于福建的一些相关研究或课题。同时，此研讨会也能够让大众了解与福建相关的史料。这也推动了更多的学者在此方面做出更多的研究以让后人对于福建有更多的认识。

---

<sup>138</sup> 〈雪福建会馆庆 120 周年，办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中国报》，2005 年 8 月 1 日，c6 版（今日雪隆）。

<sup>139</sup> 〈雪福建会馆庆 120 周年，办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中国报》，2005 年 8 月 1 日。

## 第五章 总结

华人移民主要来自福建与广东，可分为多个方言群体，而会馆的建立自是可以群聚这些一同离乡背井的同乡。会馆的建立更是使大家生活上有所照应。于是，马来亚逐步产生一些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及其他类型的社团组织。雪隆福建会馆既是一个非常显明的地缘性社团。该会馆是于 1885 年创立，可以说是较早聚集吉隆坡福建人的会馆。会馆的名称也经历过变化。最开始，雪隆福建会馆最初称为“福建公司”，同样也用此名称进行注册。后来，为避免与私会党混淆，逐渐改称为“会馆”或“同乡会”。不过，在查找政府档案时却发现会馆既有可能在 1926 年以前就更换名字，因为文件中已称“Hokkien Hoey Koan”。随后在 1926 年就确定更名为“雪兰莪福建会馆”，因为除了在会馆的文件中看见，政府档案也可见称为“The Selangor Hokkien Association”，最终在 2009 年改称为“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雪隆福建会馆的重建历程始于 1929 年，会馆设施老旧，急需重建，为此会馆董事们积极向乡贤进行筹款，以让他们能在优良的会所进行活动。同时，修建所需的费用非常庞大，所幸乡民们还是积极捐款。当中因为处于经济萧条时期，所以催收资金有点困难，甚至会馆还借钱以让工程顺利完成，最终于 1930 年竣工。1969 年，福建会馆进一步扩建成四层楼，继续使用至今。最后，最重要的是福建会馆决定重建的决策更是对当时的吉隆坡福建社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更是有民众非常敬佩会馆的这项举措。

对于雪隆福建会馆的政治认同，首先既是在 1930 年代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局。会馆的领袖与会员多数都是源自于中国，自然而然会非常关心中国的一切事务。依据会馆的记录，会馆经常关注闽、粤两省的政治局势。对于两省的政变，会馆曾多次发电报给叛变军，让他们投靠中央，拥护中央，切勿在继续建立独立政府，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会馆的董事更是以身示范成为当地政府剿匪的志愿服务人员。最后，会馆也非常关心闽南的灾民，1930 年代，中国经常发生天灾，尤其是水灾。于是，会馆会成立筹赈会，经常会成为征募人，救济中国人民，护卫故乡。当中更是借资金购买中国自由公债。二战结束后，认同开始有所转变，福建会馆开始关注马来亚政治与社会事务。他们开始积极为同乡们办理登记公民、争取公民权、争取华文成为官方语言等事宜。在申请称为政治性团体后，福建会馆更是多次为华社发声，联合其他华人社团提呈备忘录或是进行提案，尽可能地为华人争取公平的权益与地位。

在教文化教育方面，福建会馆的领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华人子弟提供教育的机会。首先既是设立私塾，以方言传授知识，尽可能不让华人子弟失学。接着就是创办雪兰莪中华学校，当中创办的过程更是可以看出他们的坚韧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乡贤们都尽可能提供教育，除了在日据时期之时。一开始，福建会馆的领袖们更是为自身所创办的学校极力寻找校地，以建立校舍，因为经常面临不敷应用的情况。建校舍自然需用钱，所以会馆经常捐献资金以作购买校地或是建校。二战之后，校舍要么被破坏，要么成了废墟。福建会馆的部分领袖也是学校的校董，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尽量复办中小学，以让学子们能迅速回到校园上学。接着，为了让会员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会馆也经常设立奖励金、助学金和贷学金供会员子弟申请，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由

1980年至2010年,会馆已提供5660位会员子女获得奖励、助学金中小学奖,另外还资助132位大专生。可见,会馆是有多么地重视教育。此外,会馆更是设立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以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更是培养更多的优秀马华作家。最后则是举办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开启先锋,以弥补一些关于福建人的历史史料,更是推动更多的学者研究更多与福建相关的研究。从以上种种的举措可见,福建会馆非常注重文化教育方面,即创校又资助学子,同时还为马华作家提供平台进行创作,也称为领先者举办关于福建学的研讨会。



## 引用书目

### 专书

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总会出版，1998。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66。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颜清湟著，栗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福建人》，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曾荣盛，《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3。

朱敬尧，《华侨教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3。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7。

## 专章

陈爱梅〈二战前英属马来亚的社团注册：以霹雳、雪兰莪和吉隆坡的宗亲会馆和慈善组织为例〉，《比较视野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2018年第四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页 1-22。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20。

颜清煌〈战前新马闽人教育〉，《海外华人史研究》，页 283-342。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

## 译著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局，2019。

## 期刊论文

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5年第1期，页 186-198。

石沧金，〈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90期，页 85-89。

郑达，〈论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以吉隆坡、雪兰莪为例〉，《世界民族报》2010年第6期，页 69-76。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80-1895."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72, No. 4 (August 1955): 1-178.

## 新闻

雷子健，〈雷子健：冷水河 vs 热水湖〉，《东方日报》2002年4月10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22/04/10/479245>

## 报章

《益群报》1920、1921、1931 年

《新益群报》1935 年

〈雪福建会馆庆明年起提供 50 份助学金〉，《南洋商报》，2003 年 12 月 9 日，页 11（新雪隆）。

〈雪福建会馆庆 120 周年，办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中国报》，2005 年 8 月 1 日，c6 版（今日雪隆）。

## 纪念特刊

《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雪兰莪：福建会馆，2005）。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25 周年纪念特刊》（雪兰莪：福建会馆，2010）。

## 档案

*Land for The Election of a Hokkien Budist Temple-Apply* ,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Date 17/02/1906, 收藏于国家档案局。

*Placing of Wi Tin Kiong Temple in Birch Road under the control of 'Hokkien Hoey Koan'* ,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 Date 23/01/1919, 收藏于国家档案局。

*President, The Selangor Hokkien Association , 41 Klyne Street, Kuala Lumpur (Reconstucting a new building in place of the old temple)*,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 Date 10/07/1968, 收藏于国家档案局。

## 附录

雪隆福建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重建捐款临时征信录之序：

“会馆之设以联梓谊也。闽侨近乡背井寄迹异域南洋一带，虽穷山陬海澨靡不有其足迹。徒以散处各方，各谋生活，终裁劬劳，胼手胝足，披榛斩棘，即寡互助之情感，复鲜团结之精神。曩者闽侨有鉴及此，设会馆，建馆舍藉以联乡谊而策群力焉。第裁久年湮，栋宇几颓赖热心侨众继起筹鉅资以建筑图式改良，裁成规模宏壮，历数载之经营，煞费苦心，于公元一九二九年中旬重新翻造鸠工庀材，间经董事及热心闽侨不辞劳瘁分道进行，极力劝募深得闽侨赞成厥美本会馆全座之建筑费，计银六万六千元，馀费尚未计入而醵资竟达七万叁千有强，兴工以后际逢时代不景，商业陵迟衰微捐款逐受巨挫，逮公元一九三〇年下旬全座馆舍虽告落成，而捐款犹未能收集，商业每况愈下，几至一蹶不振之势，悬宕至今仍未葺事。本会以世景日非未易早日恢复，经董事会议决于举行重建落成典礼时暂将重建捐款条目先制临时征信牌，俾众明瞭，一俟景气回复则从事鸠收，以资结束。然后泐字贞珉，藉垂久远，盖本会馆之建树，无一非闽侨之力，亦无一非闽侨之声誉。从此馆舍蔚成巨观。吾闽侨之商于斯，客于斯，家于斯者与日递增，由兹以往得斯馆舍，既可阐互助之真谛，进而可谋桑梓之福利，敦乡谊联感情，莫此尚矣。将来捐款齐集手续告竣，庶几标姓氏于崇碑。去者如留纪丰功于铅槧，来者可追岂不盛欤？谨缀数言以为之序。”